

THE SHADOWS OF THE DRAGON

# 龙影

何辉 著

西方世界中国观念的思想渊源

【增补版】



# 龙影

何辉 著

西方世界中国观念的思想渊源

【增补版】

THE SHADOWS OF THE DRAGON



人民出版社

策划编辑：安新文

责任校对：张红霞

封面题签：何 辉

封扉设计：薛 宇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龙影：西方世界中国观念的思想渊源（增补版）/何辉 著.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9. 11

ISBN 978 - 7 - 01 - 021128 - 2

I. ①龙… II. ①何… III. ①国家-形象-研究-中国 IV. ①D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168495 号

## 龙影——西方世界中国观念的思想渊源

LONGYING XIFANG SHIJIE ZHONGGUO GUANNIAN DE SIXIANG YUANYUAN

（增补版）

何 辉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9 年 1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5.5

字数：465 千字

ISBN 978 - 7 - 01 - 021128 - 2 定价：72.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何辉，字缪瑞，学者、文学家，著述涉及文史政经哲诸多领域。主要学术代表作有：《宋代消费史：消费与一个王朝的盛衰》，长篇叙事诗《长征史诗》，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系列。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语言与战略传播研究所所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 序 一

吴红波

(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会长，联合国前副秘书长)

研究“观念”实属不易。因为，观念存在于人们思想里，看不见摸不着，而一种观念的形成，时间长短不一，过程捉摸不定，且不断变化。何辉教授的《龙影：西方世界中国观念的思想渊源（增补版）》就是一部挑战难关的著作。它不仅研究了西方的中国观念，而且还对这些观念追根溯源。作者经过多年潜心钻研，攻克了这个难关，并且取得不错的效果。2015年人民出版社初版此书，正在准备出增补版，可见此书受到读者们的欢迎。

作者在该书绪论中说明了自己的研究方法与目的：“我选取不同历史时期的一些重要西方文献进行切片式研究，通过在‘文献地层’中进行挖掘和整理，以让西方世界中关于中国的‘观念化石’逐渐现形……通过它们，可以看到观念的差异、传承、演化和变异，可以发现西方的中国观念在‘观念的地层’中逐渐叠加及跨时代交互影响的复杂而有趣的过程。”

可能是因为长期从事外交工作的原因，作者的这段文字激发了我对此书的阅读兴趣。在多年外交工作中，我遇到过许多国家的外交官、企业家和各界民众，与他们交流畅谈，也发现他们对中国的认知真是褒贬不一、千差万别。我常常问自己，他们的中国观念是怎样形成的？有何历史因素吗？我从工作和交往实践中获得对某些问题的答案，但从来没有系统全面地考虑过这些问题。为

回答这些问题，本书作者从浩瀚的历史文献中为读者选出了不少有益的历史资料，并以多年学术研究成果为读者提供了颇具启发性的思考方向。读者可以从书中了解到从古至今西方记述中国的许多重要著作，有专门记述中国的，有的则不尽然。从古代西方文献，到13世纪《马可波罗行纪》，到启蒙时代孟德斯鸠、伏尔泰等人的著作，再到当代基辛格的著作，西方世界中国观念的“化石”，被作者从“观念的地层”中一一发掘出来。作者对古今“化石”进行了细致爬梳、分析和总结，努力使读者一册在手，能管窥古今外国人的中国观念。作者的研究细致与精微也给读者以极大的阅读兴趣。比如，是谁首先在书中写到中国人什么动物都吃？大哲学家黑格尔对中国有哪些误解和错误判断？这些问题鲜有提及。当读者在书中找到答案时，颇有秘境寻宝之感，这就是阅读快感吧。

一本好书，可以引起心灵的共鸣。我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从事外交工作至今40多年，到过五大洲许多国家并在联合国总部工作过。多年来，我经常与外国人打交道，有东方人，也有西方人，绝大多数人对中国人很友好，但对中国的观念或认知则差异很大。可以说，与外国人每次交往都是观念的交流、碰撞甚至交锋。我们在努力了解外国人，外国人也在努力了解我们。本书为更有效地增进相互了解，为从事外交工作和对外交往的中国人提供了新的历史资料和独特的思路。

我于2018年开始担任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会长。协会的宗旨是：“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要想人家了解你，你应该先了解人家；你要走向世界，就必须了解世界。当我看到这部书时的第一反应是，这部书是实现我们协会宗旨的参考书和助推剂。

我记得，意大利思想家维科在他于1725年出版的《新科学》中曾说，世界历史是人创造的，所以在人类心灵的变化中，就可以寻到历史的规律。我想，《龙影：西方世界中国观念的思想渊源（增补版）》这部书，正是以观念作为研究对象，实践了维科的思想。作者分析了西方中国观念的思想渊源，梳理了它的发展脉络，找到了西方认知中国的历史细节和历史规律。这对于我们

更好地理解西方对中国看法的过去和现在，是大有裨益的。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走上了伟大复兴的道路。中国率先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呼吁充分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这就要求我们知己知彼，对外国的中国观念进行深入研究。从这个角度来看，《龙影：西方世界中国观念的思想渊源（增补版）》这部学术著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世界文明互鉴，中国走向世界。中国人有“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宽阔胸怀，将与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努力，促进不同文明和谐共生、相得益彰，同放异彩。我建议，从事外交、国际公共关系和涉外交往的同事们，以及致力于走向世界的企业界朋友们，不妨在闲暇之余读读此书，一定会开卷有益的。

## 序 二

赵大力

(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何辉先生托我为其著作《龙影：西方世界中国观念的思想渊源（增补版）》作序，我非常高兴。

仔细翻阅该书，看到一些熟悉的篇目。这些篇目，是何辉先生几年前受邀为我们协会主办的《国际公关》杂志撰写的文章，曾受到读者的好评。如今，这些篇目成为一个完整体系中的一部分。由此可见，何辉先生围绕“西方世界中国观念的思想渊源”，进行了长期的、系统的研究，最终以成熟的著作形式出版了研究的成果。

何辉先生自 2002 年前后开始研究中国的国际形象，先是对西方主流媒体上大量的涉华报道做了大规模的内容分析，描述出了那时的中国国际形象。后来，他将研究视角转向历史文献，试图解释中国国际形象和西方世界中国观念的思想来源。我认为，这种研究非常具有前瞻性，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作为研究成果的总成，该书从历史的角度追根溯源，深入分析历史上西方人对中国社会的看法，既有助于让国人认识自身，也有助于增进世界对中国的了解。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日益密切，中国的国际形象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如何在世界上展示当代中国的形象，世界又如何看待快速发展的中国，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这样的研究可以从现实的角度，

也可以从历史的角度展开，何辉先生就是从历史的角度，让读者从浩瀚的史料中，了解从古至今，尤其是 19 世纪以来，西方世界中国观念更加具体的变化过程。这样的研究，使得我们不仅可以更加清晰、理性、客观地认识自己，还可以在此基础上扬长避短，更好地展示自己、发展自己。

当今世界是开放、包容的世界，各种文明交流融合，共同发展，已经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快速发展的中国已经走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的发展基于厚重的文化积淀，和谐、包容的理念一脉相承，深入人心。

希望读者阅读《龙影：西方世界中国观念的思想渊源（增补版）》这部著作之后，能从西方作家、学者、政治家、旅行家的眼中了解中国的过去，进而开创更好的未来。

---

# 目 录

---

序 一 /1

序 二 /5

绪 论 /1

## 第一卷 • /29

《中国印度见闻录》中的中国 /31

《世界境域志》中的中国 /50

## 第二卷 • /57

柏朗嘉宾对东方民族的印象 /59

鲁布鲁克提到的鞑靼、契丹及大契丹 /64

《马可波罗行纪》中的中国 /70

《海屯行纪》中的中国 /100

《鄂多立克东游录》中的元代中国 /104

《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中记述的明代中国 /118

## 第三卷 • /141

西方世界关于中国地理的知识和观念的来源 /143

- 17 世纪后半期中欧交往中的中国形象 /150  
利玛窦所描绘的中国 /156  
基歇尔《中国图说》中的中国 /170  
《耶稣会士书简集》中的中国 /176

#### 第四卷 • /219

- 孟德斯鸠著作中的中国形象 /221  
伏尔泰《风俗论》中的中国 /231  
黑格尔观念中的中国：剖析与考辨 /246  
卫三畏向西方介绍的中国 /267  
古伯察向西方介绍的中国 /272  
倪维思的中国观念 /282  
巴尔福《远东漫游》中的中国 /291  
一个西方女艺人笔下的中国和中国人 /313  
麦高恩眼中的近代中国人 /319  
明恩溥塑造的中国人形象 /324  
阿绮波德·立德描绘的中国 /329  
立德著作中的中国 /334  
萨拉·康格书信中的中国与中国人 /339  
“中国佬”狄更生的中国观 /345  
骆博凯眼中的中国 /350  
丁韪良《汉学菁华》中的中国 /356  
阿林敦眼中的中国和中国人 /365  
邓恩著作中的耶稣会巨人和中国 /371  
基辛格心中的中国 /388

后 记 /397

## 绪 论

西方知道中国，肯定不是源自一个途径。学界基本公认，西方从陆路和海路两大途径认识了遥远的中国。

认识事物，离不开用来指称某事物的名称或概念。西方人知道的最初指称中国这个国家的名词是什么，这是研究者一直关心的问题。

英国学者裕尔（H. Yule，又译玉尔、玉耳等，本书中统一译为裕尔）、法国学者考迪埃（Henri Cordier）等发现，在古代西方人眼中，中国与西方相距遥远，“在不同的时代，它或者被视为沿亚洲巨大的半岛和岛屿形成的南部海路的终点，或者被视为横穿亚洲大陆的北方陆上通道的终点”，总是朦胧若庞然大物。传到西方的指称中国的名称，源自海路的，是 Sin, Chin, Sinae, China 等，源自陆上的则是 Seres, Cathay 等。<sup>①</sup>

Chin 被认为是经由马来人传下来的，是他们对秦王朝的称呼。裕尔等人认为 China 一名则在更早时就已经使用，因为早于秦王朝（公元前 2 世纪建立）许多世纪的《摩奴法典》和《摩诃婆罗多》中就提到了 Chinas，这是一个堕落的刹帝利种姓，虽然这两部作品中显示的这个国家地理位置不准确。但是，裕尔在《英—印字汇》（*Hobson-Jobson*）中进一步指出，古代梵文中尽管

---

<sup>①</sup> 参见 [英] 裕尔著，[法] 考迪埃修订：《西域纪程录丛：古代中国闻见录》，张绪山译，中华书局 2008 年版，第 2 页。

有 Chinas 一词，但它可能并不是指中国。他还介绍了李希霍芬（F.von Richthofen）和拉古伯里（T.Lacouperie）的不同观点，前者认为欧洲人指称中国的 China 一词来源于东京的旧称“日南”，后者则认为该词相关词语是由古代滇国经过红河河口传向远方的。翟理斯（Giles）则认为，Sinae 这个名称来自秦王朝（Ch'in, Ts'in），其尾部的 a，则是由葡萄牙人添加的。伯希和（Paul Pelliot）也不赞同李希霍芬的观点，他认为印度人确知的 Cina, Chinas 无疑指中国人，帕莱德·马丁尼（Padre Martini）提出的 China 之名来自秦王朝的观点较有说服力。赫尔曼·雅各比（Hermann Jacobi）发现，完成于公元前 300 年左右的印度著作《政事论》中提到了 China，特别提到丝带产于 China。这是一个牢固的证据。因此，China 之名来自秦朝的传统语源论依然最具说服力。<sup>①</sup>

“赛里斯”（Seres）的名称，最早出现于古希腊文献。其一，被认为出自活跃于公元前 400 年前后的克特西阿斯（Ctesias），文曰：“据说，赛里斯人和北印度人身材高大，有人见到过他们，有 13 腕尺之高；可以活到 200 岁”；穆勒（Müller）指出，这段文字仅见于福提乌斯的《文库》（*Bibliotheca of Photius*）手稿，且文中其他事例使人怀疑这段文字是否真是出自克特西阿斯之手。<sup>②</sup> 张星烺也指出，根据后人考证，这段文字为后来委托，所言不足据，只是其中出现了赛里斯之名，这倒是事实。<sup>③</sup> 其二，见于斯特拉波（Strabo）的一处或二处文字。张星烺指出，斯特拉波是希腊地理学者，生于公元前 54 年，卒于公元后 24 年，著有游记，其中引用了克特西阿斯的记载。<sup>④</sup> 穆勒认为，斯特拉波的文字似乎引自奥奈斯克里图斯（Onesicritus），后者是亚历山大的部下，活跃于公元前 328 年。<sup>⑤</sup> 此后，罗马皇帝奥古斯都（Augustus）在位时，

① 参见 [英] 裕尔著，[法] 考迪埃修订：《西域纪程录丛：古代中国闻见录》，张绪山译，中华书局 2008 年版，第 2—3 页。

② 转引自 [英] 裕尔著，[法] 考迪埃修订：《西域纪程录丛：古代中国闻见录》，张绪山译，中华书局 2008 年版，第 12 页。

③ 张星烺编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华书局 2003 年版，第 119 页。

④ 张星烺编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华书局 2003 年版，第 120 页。

⑤ 转引自 [英] 裕尔著，[法] 考迪埃修订：《西域纪程录丛：古代中国闻见录》，张绪山译，中华书局 2008 年版，第 12 页。

诗人马罗 (P.V.Maro) 的诗中屡见赛里斯之名, 但是对赛里斯的位置不清楚, 只知道它在中亚细亚及极东地区。

在《圣经》的《以赛亚书》(Isaiah 49: 12) 中, 提到一个远方的国家名叫 Sinim (和合本为 Syene)。该词在《圣经》和合本中译为“秦国”。<sup>①</sup> 裕尔认为它所表示的就是中国。但是,《以赛亚书》除了提到它距离耶路撒冷很远之外, 并没有更多的信息了。裕尔认为 China 这个词后来就是以这种形式传给希腊人和罗马人, 可能是经过操阿拉伯语者之中介, 因为阿拉伯语中没有 Ch 音, 所以讲印度和马来人的 China 转为 Sin, 可能有时也转为 Thin。<sup>②</sup>

关于西方人指称中国的 China 等词的语源问题, 更为详细的讨论可参见裕尔的《西域纪程录丛: 古代中国闻见录》, 在此不再详论。本书更关心的是, 从古至今的西方文献中, 是如何记述中国的, 以及这些记述所包含的中国观念。

《厄立特里亚海周航记》(*Periplus of the Erythraean Sea*, 又译《厄立特里亚海会航记》) 是一部较早提到中国的书。这部书的诞生年代大约在公元 1 世纪后半期 (穆勒给出的更精确的时间为公元 80—89 年<sup>③</sup>, 有的观点认为是 2 世纪初或 3 世纪初<sup>④</sup>)。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希腊商务代理人, 化名为阿里亚努斯写作此书。他的航行始于东非, 沿着红海的非洲海岸航行, 后来到了克里塞岛 (马六甲)。书中这样提到中国: “在该国的后面, 大海止于在秦国 (Thin) 的某处, 在秦国内地颇近北方处有一称为秦奈 (又译秦尼<sup>⑤</sup>) 的大城, 从那里生丝、丝线和丝料沿陆路通过巴克特里亚被运到婆卢羯车 (Barygaza); 另一方面, 这些货物由恒河水路被运至利穆里斯 (Limyrice)。但是, 要进入

① 《圣经》,《以赛亚书 49: 12》, 和合本第 1160 页。

② [英] 裕尔著, [法] 考迪埃修订:《西域纪程录丛: 古代中国闻见录》, 张绪山译, 中华书局 2008 年版, 第 9 页。

③ 转引自 [英] 裕尔著, [法] 考迪埃修订:《西域纪程录丛: 古代中国闻见录》, 张绪山译, 中华书局 2008 年版, 第 144 页注释 1。

④ [埃及] C. 莫赫塔尔主编:《非洲通史: 非洲古代文明》第 2 卷,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4 年版, 第 429 页。

⑤ 赫德森:《丝绸贸易》,《中外关系史译丛》第 3 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6 年版, 第 292 页。

秦国并非易事，从秦国来的人也很稀少。秦国处于小熊星座的正下方，据说其国疆境毗邻滂突斯（Pontus）和里海的远岸，旁边的迈奥提斯（Maeotis）湖与大洋相通。”<sup>①</sup> 从该书所记的秦国的疆域来看，更接近于汉的疆域。因此，笔者认为由于古代交通不便，秦灭亡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并不为东南亚地区的人所知，所以在马六甲一带，人们依然用接近于“秦”的名称来称呼远方的中国。但是，不论当时的人们是怎样称呼中国的，这个遥远的国家产丝的事实已经被肯定。这恐怕也是西方对中国的第一个主要印象。

在西方古代文献中，“秦奈”和“赛里斯”是经常出现的两个名称，它们似乎都指向古代中国的方位（多指向中国北方），但不同作者对它们地域与方位的记述是有差异的。在古代希腊罗马文献中，这种现象也很明显。所以裕尔说，“对于如此遥远的人民，希腊罗马人对其确切方位充其量只有朦胧不清的认识……在不完备的知识状态中，距离较远的统治民族的名称有时被用于它近处的从属民族身上，周边临近民族的特点被移到统治民族身上，是很自然的事情。”<sup>②</sup>

普林尼（Pliny）《自然史》（约公元23—79年）中提到，在斯基泰人居住地以东居住的是赛里斯人，“他们以其树木中出产的羊毛，而闻名遐迩。赛里斯人将树叶上生长出来的白色绒毛用水弄湿，然后加以梳理，于是就为我们的女人们提供了双重任务：先将羊毛织成线，然后再将线织成匹。它需要付出如此多的辛劳，而取回它则需要从地球的一端翻越到另一端：这就是一位罗马贵夫人身着透明薄纱展示其魅力时需要人们付出的一切。”<sup>③</sup> “赛里斯人举止温文敦厚，但就像树林中的动物一样，不愿与人交往，虽然乐于经商，但坐等生意上门而绝不求售。”<sup>④</sup> 普林尼还转述了关于赛里斯人外貌的传言。据说，“赛

<sup>①</sup> 参见《厄立特里亚海周航记》摘录，原译文见[英]裕尔著，[法]考迪埃修订：《东城纪程录丛：古代中国闻见录》，张绪山译，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44页。

<sup>②</sup> 转引自[英]裕尔著，[法]考迪埃修订：《东城纪程录丛：古代中国闻见录》，张绪山译，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5—16页。

<sup>③</sup> 参见[古罗马]普林尼《自然史》摘录，原译文见[英]裕尔著，[法]考迪埃修订：《东城纪程录丛：古代中国闻见录》，张绪山译，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58页。

<sup>④</sup> 参见[古罗马]普林尼《自然史》摘录，原译文见[英]裕尔著，[法]考迪埃修订：《东城纪程录丛：古代中国闻见录》，张绪山译，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60页。

里斯人身材高大，超乎常人，红发碧眼，说话声音沙哑。”<sup>①</sup> 根据传言，赛里斯人做生意时不说话（哑市），“做生意时似乎对出售的奢侈品并不重视，他们对商货流通之对象、目的地和结果似已了然于心。”<sup>②</sup> 普林尼所记述的赛里斯人可能确实是古代中国人，因为关于赛里斯地区出产羊毛（尽管说羊毛生在树上是错误的），赛里斯人用羊毛制造丝纱的记述与中国古代史载相符。但是，关于赛里斯人外貌的传言，有些奇怪。这一点，普林尼自己可能也不太相信，所以在记述时是通过别人的故事讲出来的。《自然史》中关于赛里斯国和赛里斯人的记述，说明古代希腊或者说古代西方与古代中国并没有直接的接触，他们对于遥远的中国（赛里斯）的知识，是来源于因贸易而周游各地的商人。有些到达西方的商人，本人可能也并未到过中国，而是从别的商人那里听到了关于中国的传说。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关于赛里斯的记述中，有一部分符合事实，而另一些部分则听起来像天方夜谭，事实中混杂了关于未知事物的想象。

梅拉（Mela Pomponius）的《世界志》（约公元 50 年）中提到，“居于亚洲最东端的是印度人、赛里斯人和斯基泰人。印度人和斯基泰人居两端。赛里斯人居中间。”<sup>③</sup> 具体说，赛里斯人居住在塔比斯山（Thabis）和陶鲁斯山（Taurus）之间。“赛里斯人以诚实著称，也以其贸易方式而闻名。他们的贸易方式是，把商货放在无人的地方，然后躲起来等待买卖成交。”<sup>④</sup> 梅拉所言的赛里斯人可能就是古代中国人。

裕尔认为，“在罗马史上，只有唯一的晦暗不明的痕象表示罗马人与赛里斯人进行过实际的外交往来：历史学家弗劳鲁斯（Florus）记载，在远道而来

① [英] 裕尔著，[法] 考迪埃修订：《西域纪程录丛：古代中国闻见录》，张绪山译，中华书局 2008 年版，第 161 页。

② [英] 裕尔著，[法] 考迪埃修订：《西域纪程录丛：古代中国闻见录》，张绪山译，中华书局 2008 年版，第 161 页。

③ 参见梅拉《世界志》摘录，原译文见 [英] 裕尔著，[法] 考迪埃修订：《西域纪程录丛：古代中国闻见录》，张绪山译，中华书局 2008 年版，第 157 页。

④ [英] 裕尔著，[法] 考迪埃修订：《西域纪程录丛：古代中国闻见录》，张绪山译，中华书局 2008 年版，第 157 页。

向奥古斯都寻求友谊的各国使团中，也有来自赛里斯国的使节。”<sup>①</sup>考迪埃指出，佛劳鲁斯提到的赛里斯人也许是访问罗马的私商，但肯定不是外交使团。<sup>②</sup>中国史书中记载甘英是第一个抵达大秦（罗马）的中国人，时在公元97年。不过，即便弗劳鲁斯所言的远道到达罗马的不是使节而是私商，他们也一定向罗马传输关于中国的某些知识。

约写于公元150年的《地理志》中，托勒密首先使用了塞拉（Sera）和赛里斯（Serice）两个名字，前者指赛里斯人的首都，后者指其国家。<sup>③</sup>他的《地理志》中还提到秦奈国（Sinae）。按照他的计算，赛里斯国处于纬度很低的位置。他说秦奈国之北毗邻赛里斯国部分地区，东和南为未知地，西部接恒海外的印度。秦奈海湾岸边居住着以鱼为食的埃塞俄比亚人。“但据称秦奈都城实际上既没有铜墙，也没有任何值得称述的东西。”<sup>④</sup>托勒密在《地理志》中一开始便指出，创作此书目的是俯瞰人类居住的“全部”世界，他利用投影法制作了世界地图。虽然托勒密使用了经纬度（在他之前马里努斯已经发明了经线、纬线）来说明各国各地的方位，但实际上非常不准确。在“托勒密世界地图”上，秦奈国（中国）位于东端，与目前的地图相比，亚洲大陆、印度半岛等一些岛屿的比例误差严重（那不勒斯国家图书馆收藏有15世纪修复的“托勒密世界地图”）。这说明，当时西方对于远方的中国基本没有清晰的认识，对于中国的方位、大小、海岸线几乎一无所知。托勒密的关于中国的描述基本上来自传说和猜想。

古代交通不发达，人们地图测绘技术也较为落后。一个地区的人们关于远方国度的认知，往往长期停留在少量事实混合大量传说的阶段。西方关于中国

---

① [英] 裕尔著，[法] 考迪埃修订：《西域纪程录丛：古代中国闻见录》，张绪山译，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4—15页。

② [英] 裕尔著，[法] 考迪埃修订：《西域纪程录丛：古代中国闻见录》，张绪山译，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5页。

③ [英] 裕尔著，[法] 考迪埃修订：《西域纪程录丛：古代中国闻见录》，张绪山译，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3页。

④ 参见托勒密《地理志》摘录，原译文见[英] 裕尔著，[法] 考迪埃修订：《西域纪程录丛：古代中国闻见录》，张绪山译，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56页。